



雪域高原的 镇江海拔

镇江市文联创作组 著



江苏大学出版社
JIANGSU UNIVERSITY PRESS

雪域高原的 琪江海拔

镇江市文联创作组

著



江苏大学出版社
JIANGSU UNIVERSITY PRESS

镇江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域高原的镇江海拔 / 镇江市文联创作组著. —镇江 : 江苏大学出版社, 2017. 6
ISBN 978-7-5684-0445-7

I. ①雪… II. ①镇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66505 号

雪域高原的镇江海拔

Xueyu Gaoyuan de Zhenjiang Haiba

著 者/镇江市文联创作组

责任编辑/林 卉

出版发行/江苏大学出版社

地 址/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(邮编: 212003)

电 话/0511-84446464(传真)

网 址/<http://press.ujs.edu.cn>

排 版/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/句容市排印厂

开 本/718 mm×1 000 mm 1/16

印 张/13.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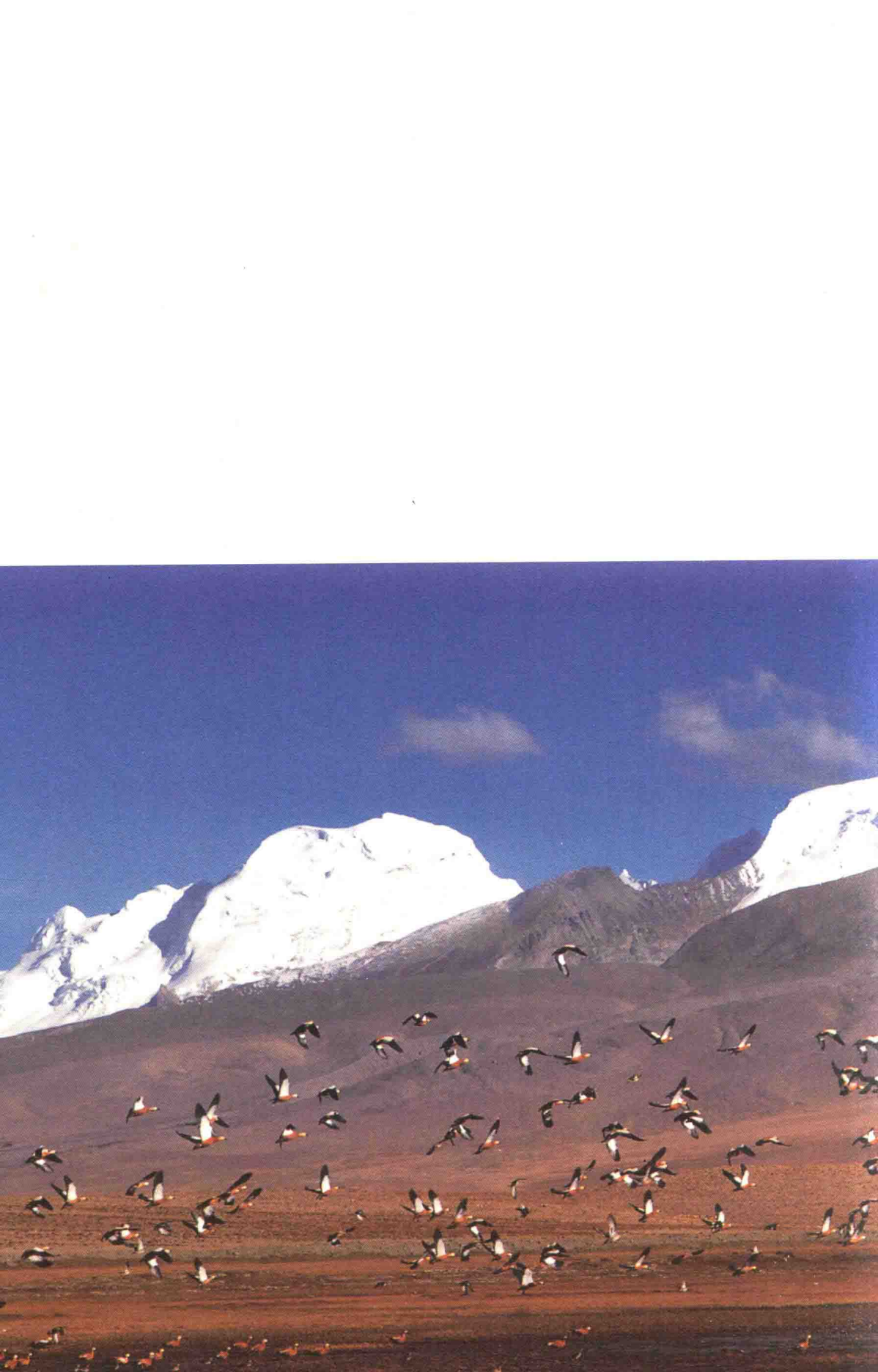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/180 千字

版 次/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684-0445-7

定 价/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(电话:0511-84440882)



目 录

引 言 / 001

破冰之作 / 006

县域规划 / 023

工业园区 / 059

打通心墙 / 082

藏汉和谐 / 113

激情燃烧 / 141

绘就蓝图 / 166

后 记 / 206

引言

西藏是非凡的，它卓尔不群，曾经是
多少平民的英雄梦想，人们被辽阔无垠
的山川旷野撼动，被梦幻般的穿越激荡。
它是世界屋脊，地球上再没有比它更高
的高原。

拉萨河是一条从东往西流淌的河流，
它不像长江下游的水那样，只沿着一个
河床向下游流去。这里的河水分成许多
支流，它们像大片大片草甸上烂漫的格
桑花一样，自然、奔放、欢快、美丽，数条
支流似分似合，形成宽广的水域，远远望
去，河面上闪着海洋一样的光泽。一川
河水，如影随形地跟着公路，始终应和在

车窗外面。有时,公路与河流中间还会隔着农田与小村子,这便是人们安居栖息之地。拉萨的卫星县城达孜就坐落在这片土地上。

事实上,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限制,这里地广人稀。整个西藏自治区的总人口约等于江苏省镇江市的人口数——300万左右。像达孜这样的近郊县,人口则不足3万。

从十世纪初开始出现的西藏封建农奴制,延续了1000多年。人们记忆犹新,50多年前西藏百姓的生活状况就是一个字:穷。到了1965年,“民族区域自治”在西藏全面确立,农奴们才彻底告别了被奴役、被压迫和被肆意杀戮的命运。《翻身农奴把歌唱》《北京的金山上》……人们当然记得这些表达翻身做主人的欢快与喜悦的歌曲。

在此之后,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持续增强,中央政府除了积极地帮助西藏自治区政府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,还大力协调先富起来的省份对西藏伸出帮扶之手,出钱、出人、出力,帮助西藏解决包括基础设施、文化教育、政府管理等各方面的问题。加上西藏地区长期处于一个民族团结局面较好、社会状况相对稳定的情况,这些都为西藏长期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提供了坚强的支撑。

达孜,平均海拔4100米,位于雪域高原拉萨河中游谷地;镇江,零海拔,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。一个是高寒县城,一个是江南城市,两地远隔千山万水,如今却紧密相连,亲如一家。空间的距离在一个相同的时间坐标上融为一体。

从1995年到2016年,在中央“分片负责、对口支援、定期轮换”援藏决策的大背景下,镇江派出干部,开始了他们不同凡响的援藏征程。他们三年一轮,每轮两到三人,前赴后继,20年完成了七轮援藏使命。

与传统的项目援藏不同,镇江的援藏干部,有七人分别担任了七任达孜县县委书记。这就意味着,他们承担着全方位提升达孜稳

定和发展水平的重大使命,承担着不仅要给落后地区输血,更要培植造血功能的重大责任。

这七批援藏干部,他们用挑战生命的勇气,用“把心和命都交给藏族同胞”的大无畏精神,用一棒接一棒的奔跑速度,“一张蓝图绘到底,一任接着一任干”,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,极大地改变了那一方疆土的面貌。短短20年,一个处在自然落后状态的高原小县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:这里从第一盏路灯、第一所现代化幼儿园、第一条柏油马路,到第一座工业园、第一座高科技农业园……众多个第一的涌现,使达孜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县,成为雪域高原上一颗绚丽的七彩明珠。目前,达孜工业园区已成为“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”“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”,连续三年荣获拉萨市工业经济、招商引资考核一等奖。在经济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,藏民的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,深层次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获得了极大提升。当地的老百姓都说:“是镇江援藏干部的奋发努力,20年换了一个崭新的达孜。”

出拉萨东门,22公里外,就是达孜。沿318国道向东行驶,交通指示牌上写着达孜、林芝、墨竹……外地人会说:“原来沿国道去林芝很方便啊!据说那里是高山环抱里的烟雨江南、东方瑞士,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地方。”藏族司机笑了:“从达孜到林芝,约500公里。”

同样是国道,318不是312,沪宁线上一座城市与另一座城市距离不过百公里,人口稠密,物华天宝,生活富裕。

与贯穿达孜境内的318国道并行的,是两侧连绵巍峨的群山。318国道旁边,同样在拉萨河谷,还有一条公路,路上车辆飞奔,路灯杆上灯笼高挂,光鲜靓丽,这就是传说中目前为止国内颜值最高的高速公路——拉林高速。这是一条野性不羁的高速公路,穿插在高山与峻岭之间,轻盈如哈达。它是连接拉萨和林芝的公路,全长

409.2公里,双向4车道,设计时速80公里。

拉萨河滋养着这块开阔的峡谷绿洲,雨季的达孜郁郁葱葱,景色宜人。在绿色的尽头,小小的村子隐藏得很深。

外地人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时,感受一定是震撼的。被大山大河所震撼,被高远辽阔所震撼,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。另一种震撼,不如说是惊讶,人们往往会不相信眼前的一切,西藏不是很穷的吗?生态不是很恶劣的吗?路途上不是要经历泥石流、路塌车毁吗?还有,不是会被高原反应折磨得头痛欲裂、胃疼欲吐吗?西藏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惊人的转变的呢?

达孜的发展起步迟,步伐却迈得有力,迈得出众。与20年前相比,达孜特别耀眼地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巨变!

纳金大桥与内地任何一座大桥比,其威武都毫不逊色。过了这座桥,纳金高架雏形初现,它高高耸立在群山之巅,左环右绕,霸气十足。如果说318国道代表着达孜的过去,拉林高速代表着达孜的现在,那么这腾空而起的高架桥则代表着达孜的未来。

达孜县丹阳路,四车道,两侧有人行道,华表图案的路灯杆上挂着大红灯笼。蓝天映衬下的丹阳路延伸至远处的高山脚下。山脚下有一条公路通往达孜的五乡一镇,每个自然村都通上了公路。拉萨市的公交车从去年起开到了达孜县城,农牧民从此就可以坐公交车进城啦。

达孜人走出来了。达孜与外面的世界连通了,贴近了。

转眼20年过去了,男孩已成长为青年,女孩在娘家可能会过一个隆重的整岁生日,这可能是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最后一个大生日。达孜20年,让人想到一批批的援藏干部,他们是何月林、陈晨、岳卫平、潘早云、孙沛然、李忠法、徐申锋……这些名字,在达孜老百姓心里,是亲人;在镇江老百姓的心里,是和平年代的英雄。

达孜的土地上,留下了太多援藏干部的足迹。如今的达孜在

“世界屋脊”起飞，它就像一个活生生的、杰出的现实作品，标注了一个 20 年援藏征程的“镇江海拔”。

达孜的老百姓忘不了他们。

同样，镇江的援藏干部们心里又怎能放下达孜呢？每每提及，无不湿了眼眶，暖了心窝。

就像一首老歌里唱的：

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

串一株幸运草 串一个同心圆

.....

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

永远的不停转.....

破冰之作

一切从头抓起，一切从基础做起。
县级干部开始知道怎样有责任地去工作，机关面貌开始注入精气神，目标管理考核从全拉萨市倒数第一跃升为正数第一，第一个经济项目落地，现代文明工业的火种播入这片古老的土地。

/主角/

何月林，先后任达孜县县委副书记、
副县长、县委书记

倪兆顺，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乡
镇工业局局长

/时间/

1995年6月至1997年11月

1995年春节刚过不久,时年39岁的丹徒县副县长何月林接到了派他去援藏的组织调令。虽然毫无心理准备,但是又不可能选择不去,此时他心中一片茫然。

孩子在上学,妻子身体不好,父母在乡下,一切家务安排将会被打乱。所有这些当然是每一个远征的使者都会遇到的问题,“不值得一说”,何月林淡然一笑,“当时派我们过去,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。那时西藏还是很神秘的地方,又是高原地区,高原反应到底是什么感觉,我们都没有体会过,我们一直在低海拔地区生活,对高原的陌生感是心中的一个障碍。”

障碍归障碍,何月林还是开始做进藏的准备。他尽可能地找来关于西藏风土的知识研读,认真学习中央关于援藏的相关文件,准备去完成一项他完全陌生的重大使命。

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,西藏很可能蕴藏着他们的梦想,寄托着他们的渴望。那美丽的自然风光,那触手可及的蓝天白云,那神秘的湖泊,那雄伟的雪山,以及那满山的牛羊,一切的一切,似乎都是那样的圣洁而美好。有人说,去趟西藏,可以为自己的灵魂洗个澡。可是在20年前,在那个资讯相对落后、信息相对贫乏的年代,人们谈起西藏,除了知道珠穆朗玛峰,知道青藏高原,知道那里空气稀薄外,对其他几乎一无所知。

与何月林同批援藏的,还有倪兆顺。西藏,这个世界上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,在他们眼中,显得是那样的神秘而陌生。援藏要做什么?不知道;怎么去做?更不知道。

何月林和倪兆顺一起,就这样在茫然之间背起行囊,坐着一辆面包车,出发到了省城南京。汽车在公路上疾驰,一路上,何月林和倪兆顺有说有笑,似乎这只是一次寻常的出差,用不了三五天就会回来。

很快,机场到了。走进候机大厅,他俩猛然地陷入了一种“生离

死别”的情绪——全省其他城市的援藏干部，几乎都有阵容庞大的“亲友团”。就要登机了，大家红着眼圈，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。隐隐之间，何月林和倪兆顺感觉到，三年援藏肯定不会那么简单和轻松。

第一批援藏，意味着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，一切都从陌生开始。按照组织安排，何月林刚到达孜时担任县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县长。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和出色表现，让拉萨市委看到了镇江干部的潜能。与此同时，当地决策者的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：“给你压担子，让你当‘一把手’，你才能有权有责把达孜从根本上搞出名堂。”1996年12月，经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通过，江苏省委组织部认可，何月林被提拔为达孜县县委书记。也是从这时起，开启了此后20年援藏干部直接任达孜县县委书记的模式。

何月林担任“一把手”后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抓机关干部的作风建设。可别小看这个“建设”，何月林把它看成是一个事关全局发展的“火车头工程”。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，何月林看到了一个无奈而痛心的现象：多年以来，当地的干部已经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应付工作的状态，国家包他们工资，他们没有什么压力，更没有什么想法。至于改善民生、城镇化建设、为民办实事等这些“火车头”必须要力行的事，他们尚没有概念。比如，县委常委开会，9点上班开会，10点半能开起来就不错了。他们集体没有时间概念，县委书记来了，县长来了，还有几个常委没来，就在那儿等。开会也没有议题，你一句、他一句，也形成不了决议。甚至研究人事干部，组织部门都没有方案，你提一个，他提一个，你提我同意，我提你同意，就是明明不够标准的人，也可能被提上去，你不同意我，我也不同意你，就这样，根本没有办法研究。干部基本是白天晒晒太阳、吹吹牛，晚上搓搓麻将打发时间。“火车头”是这种状态，怎么可能拉动达孜的发展大计？

于是,抓会风的转变,成为破冰之作的第一把钥匙。何月林知道,要改变这种积重难返的现实状态,靠简单的行政命令不行,靠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也不行,必须有一种让他们接受的有效方法。

新书记上任后召开的第一次县级干部会议上,何月林亮出了新招。他事先打招呼说:“9 点开会大家必须到。谁迟到一分钟要出 10 元钱请客,迟到 2 分钟就出 20 元,迟到 10 分钟拿 100 元请客,如果我迟到就加倍,一分钟 20 元,10 分钟就要拿出 200 元请客。”看似游戏,实际上是一种特别有效的管理方法。第一次开会,有 4 个人迟到,迟到最长的是县委组织部长,迟到 10 分钟。何月林将手表放在桌上,请纪委书记计时间,县委办公室主任收钱,身上没有带钱的现场向别人借,什么时候钱收到位,什么时候开会。见此情形,那位组织部长赶紧向别人借了 100 元交了上来。就这么一整,会风大为改观。第二次、第三次开会,大家都跑着来,再没人迟到。“罚”来的钱,何月林请食堂做了几个菜,大家一起吃个饭,增进感情,同时再宣布一下,这顿饭是哪些人的钱请的。机关干部都说:“这个书记厉害呐!”

权力大了,责任大了,压力也大了。何月林说,在高海拔工作,就要有大胸怀。根据组织要求,援藏干部一般是过年后 3 月份进藏,因为那边气候太恶劣,冬天也没有多少事可做。何月林担任县委书记那年,正月初八就进了藏。“不去不行啊,一个县都交给你了,身上担子重呐。”何月林对县级机关干部提出了六条意见。他说:“选我当县委书记,一是信任,二是压力,我提六点改进作风的意见供大家参考,我们互相共勉。”这六条意见是何月林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县级干部大会上提出的,所有干部都认真做了记录。他和大家“约法三章”:下次开会,县委办公室要提前将会议内容、时间、地点通知大家,大家要事先有个准备。以此给干部施加压力,使他们动起脑筋来。

看似普通的基本要求,却是对症下药。过去机关开会,会场上有人嗑瓜子、吹泡泡糖、织毛衣、说闲话,有的人甚至还将狗带到会场。书记在上面讲话,台下吵得一团糟,一批评人就跑掉了,一点约束力也没有。过去会场也不像会场,环境糟糕。何月林将常委会议室、县级干部会议室装潢了一下,会场环境立马改善。为了解决干部晚上搓麻将的问题,何月林就建了一个卡拉OK厅,藏族人能歌善舞,晚上他们有了地方娱乐,就不赌博了。基础设施环境改变了,干部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。县委副书记郑文俊回西安探家半年,回来后几乎不认识了。他感叹地说:“县级机关这半年的变化是我在西藏十年都没有看到的大变化。”

吃饭,这看似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问题,在当时的达孜县县级机关,却是改变机关面貌的基础工作。何月林他们刚到达孜时,县机关连食堂也没有,第一餐中饭是在一个路边店吃的。当时正是雨季,雷电交加,雷就响在头顶上。

一个普通而简单的机关食堂,怎么就开不起来呢?经了解才知道,原来县里是有机关食堂的,后来关掉了。因为没有专人管理,负责食堂的人又怕得罪人,所以开不下去。何月林组织人力、物力,将原来的食堂重新装潢,添置了圆桌,又物色了一个具有三级厨师资质的小伙子,付固定薪酬,要求他食堂不准赚钱,并教给他管理办法。新食堂建起来了,机关干部开始排队吃饭了。何月林对大家说:“办食堂的目的是改善大家的生活,我们都是年轻人,每天弄个藏粑吃吃,营养咋够呢?食堂办起来,你们喝酒我不反对,但不准闹事,谁闹事处理谁。”

每一项基础设施的改善,都是从第一批援藏干部的切身感受开始的。何月林和倪兆顺刚入藏时,两个多月没有洗澡,不敢洗,怕着凉,因为没有浴室。何月林第一次痛快地洗了一把澡,还是在重庆。当时,何月林出差回镇江争取项目和资金,途经重庆,38度高温,何

月林穿了很多衣服，浑身湿透，手在身上一抹，竟可以抓起一个小球。何月林下决心为机关干部建一个太阳能浴室，下雨就用电烧，这样一下子就解决了干部的洗澡问题。

办好食堂，不仅解决了机关干部的用餐问题，还改变了达孜县只能在路边店接待来宾的状况。何月林当书记三个月后，先后请拉萨市相关领导来达孜吃食堂，又请他们看卡拉OK厅、太阳能浴室，看到这些变化，来宾们都非常震惊。

时任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兼拉萨市委书记的洛桑顿珠来达孜时，问起这些改造花了多少钱，何月林回答花了30万元，洛桑顿珠立即批了30万元给达孜。

物质环境的改善和干部精神面貌的变化几乎同步。何月林一着不让，机关作风建设立即进入“定目标、下任务”的轨道。何月林请相关部门列出了30多项目标，每个领导分工负责，一项一项地落实，要求当年底必须完成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倪兆顺被任命为县乡镇企业局局长，办起了达孜县第一个工业项目。

在西藏八个县区里每年的目标考核中，以往达孜不是倒数第一，就是倒数第二。何月林启动的“火车头工程”，从机关作风建设，到目标项目的考核，从基础设施改造，到交通工具的改进，用了不到一年时间，达孜的稳定和发展就步入了一个全新的轨道。

1997年12月底，根据拉萨市委市政府的目标要求，县级领导坐下来一项一项地排，一项一项地打分，结果得了132分的高分，一下子跃升为拉萨全市第一名。

1998年初，拉萨市委市政府召开三级干部大会，目标考核第一名的达孜县的干部们第一次扬眉吐气。何月林请县长上去领奖，领的是“发展奖”；请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上台领奖，领的是“稳定奖”。因为发展和稳定这两件大事的考核，达孜县都拿了全省第一。

拉萨市会议后，何月林紧接着召开了达孜县三级干部会议，他

在会上说：“事实证明，达孜县的干部非常能干。你看，通过一年的努力，我们在拉萨市从最后一名上升到正数第一名，这个第一名的成绩是全体机关干部和全县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。过去去拉萨市办事，人家一听是达孜县来的，我们凳子都不得坐，水都不得喝。现在人家一听是达孜县来的，立即打招呼、端茶水。这就说明，干得好，人家就尊重你；干得不好，人家就看不起你。达孜县干部不是不得能力，而是能力非常强。”

现实的变化给了达孜干部巨大鼓舞，成为一种鲜活的动力，使干部们的信心更足，干劲更大，敬业精神更强，各项管理制度更加贯彻到位。

何月林深知，靠简单地灌输沿海发达地区先进的文化理念是不行的，必须善于“嫁接”，才能有机融入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当地人喜欢喝啤酒，而且常常边喝边唱边跳。何月林有时会参加这样的活动，喝的时候，有人请跳舞他就跳，实际上他不会跳舞。尽管他跳得不好，还是会主动请在场的藏族姑娘跳一跳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。有位藏族姑娘说：“我们都喜欢和你在一起玩，但也特别怕你。”何月林说：“我们人格是平等的。在台上，我是书记，我有书记的责任，很多事不抓不行啊，你们说要不要抓呢？”姑娘连连点头：“抓得好，要抓。”

当时达孜县的财政很困难，一年只有十几万元的财政收入。何月林一年书记干下来，除了买了四五部好车子，改善了机关干部下乡的出行条件，账上还留了近200万元的财政收入。这些钱从哪里来？这都得益于何月林的用心和善于“沟通”。比如，拉萨市几个水电站都在达孜县境内，按理收费应归属地，但它的税却是自治区收取后返还给了拉萨市。拉萨市本应再返还给达孜县，但这么多年来竟没人烦这个神。何月林找到拉萨市分管财政的副市长和财政局长，据理力争，一下子争取回来几十万元。